

Shade of Endless Night

永夜之影 下册

曾铮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Shade of Endless Night

永夜之影 下册

曾铮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永夜之影：全2册 / 曾铮著. 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6.9
ISBN 978-7-5360-7971-7

I. ①永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8928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林贤治 张 懿 张 旬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林卡伊

书 名	永夜之影：全2册 YONG YE ZHI YING: QUAN 2 CE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34.25 1插页
字 数	650,000字
版 次	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59.80元(全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曜影·提维莱特——亦名曜影·孟菲斯，本书第一主角，原是孤儿，后被孟菲斯侯爵收为养子，圣石学院的学生，后前往北地

宵月·克尔斯——本书第二主角，来自北地的克尔斯家族，圣石学院的学生，在死后成为了曜影的影子

无名老人——本书第三主角，被称作圣石学院的幽灵。

燎羽·卢希弗——圣石学院的学生，卢希弗侯爵的独生子，曜影、深闪等人的同学及朋友，

深闪·狄斯塔——圣石学院的学生，曜影、燎羽等人的同学及朋友，在离开圣石学院后与曜影一同前往北地

苍雷·赫瑞肯——圣石学院的学生，出身药剂师世家，曜影、燎羽等人的同学及朋友，后为怀特的主治医师

紫风·希瓦弗洛特——圣石学院的学生，希瓦弗洛特公爵的女儿

紫馨·希瓦弗洛特——希瓦弗洛特公爵的女儿，实为奈克索斯的私生女，是紫风同母异父的姐姐

水韵·席拉——漫游者马戏团的歌伶，后前往北地，深闪的恋人

青穹·迪比斯——迪比斯家族的后裔，后前往北地，真知罗盘的继承人

黑镰·达兰若——原名黑镰·德拉诺，龙族幸存者，孟菲斯侯爵的奴仆，银辉城堡的管家，在孟菲斯侯爵死后一度接管银辉城堡，并伪装成名为萨卡拉的商人

火荆·杜拉莫——漫游者马戏团的戏子，龙族与人类的混血儿，受雇于达兰若，在达兰若接管银辉城堡后成为银辉城堡的管家

罗林森——吟游诗人

怀特——圣石学院的院长

克诺瑟斯——圣石学院的魔药学导师，奈克索斯的孪生弟弟

布莱克——圣石学院的神力学导师，在怀特离任后继任院长

孟菲斯侯爵——曜影的养父，银辉城堡的领主，达兰若的主人

卢希弗侯爵——燎羽的父亲，教会的首席炼金师，荆棘之塔的领主

希瓦弗洛特公爵——紫风的父亲，骑士团长

赫里克——教皇，云殿的主人，泽洛斯大陆的统治者

奈克索斯——红衣主教，真理审查官，神谕修道院的院长，克诺瑟斯的孪生哥哥，紫馨的生父

艾菲萨斯——红衣主教，教区监察官，看顾者计划的推行者

格尔廷——红衣主教，圣礼执行官

德尔斐——红衣主教，巡回裁判官

迪比斯——红衣主教，大图书馆馆长，寒兆城领主

罗塞塔——寒兆城学者，被尊称为先知

阿莫斯——寒兆城出身的旅行者

费罗——魔法师，寒兆城的毁灭者，后转化为巫妖

芯月·克尔斯——北地的魔法师，人偶师，宵月的弟弟，克尔斯家族的继承者

曼妮蒂普斯——北地的魔法师，雕塑家

丹迪利恩——北地的魔法师，失眠者

伊考尔——北地的魔法师

弥斯特——北地的魔法师

焔——静界的住民，预言者，焔的母亲

焔——静界的住民，世界记忆的承担者，焔的孩子

薛定格——静界的住民，亦被称作缠结黑猫

拉普拉斯——静界的住民，亦被称作发条银鸦

目 录

第四章

- 4.1 被逐的记忆幽灵 259
- 4.2 海妖传说 264
- 4.3 逃逸 272
- 4.4 来自北地的邀请 276
- 4.5 盗墓者 281
- 4.6 死去的梦想 285
- 4.7 最后一个夏季 293
- 4.8 亡者的低语 298
- 4.9 人偶之夜 304
- 4.10 力量源于恐惧 311
- 4.11 离别 3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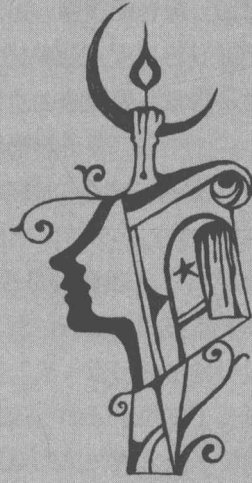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章

- 5.1 苏醒 331
- 5.2 独目隼的星座升起 336
- 5.3 海妖的救赎 340
- 5.4 千翼之蝶 349
- 5.5 疲劳 355
- 5.6 宵月日记 360
- 5.7 剧毒庭园 366
- 5.8 宵月日记 373
- 5.9 记忆的入口 378
- 5.10 复仇盛宴 383
- 5.11 静界 388
- 5.12 神座崩毁 397
- 5.13 颠倒的沙漏 401
- 5.14 权杖 413
- 5.15 逐渐倾颓的地平线 418
- 5.16 罪愆的终结 423

第六章

- 6.1 亡灵残像 431
- 6.2 阴惨的重聚 435
- 6.3 宵月日记 440
- 6.4 时钟在此逆行 448
- 6.5 薄烟塔 454
- 6.6 真理的太阳船 459
- 6.7 自由的悖谬 467
- 6.8 命运的管风琴 479
- 6.9 传说的终结 485
- 6.10 决裂 493
- 6.11 生命回溯 503
- 6.12 宵月日记 508
- 6.13 葬礼 513
- 6.14 未来的幻影 515

尾声 527



第四章

4.1 被逐的记忆幽灵

清晨，经过那场恐怖的战斗，曜影站在童年的小湖边，仰望天穹，目送着飞马上的红发少年返回南方，而他自己则留了下来，再次变成孤身一人。感受着归来的力量，黑发少年似乎依然能够听到魔法的悸动在身体里不断回响，他十分清楚，就在今天，自己的世界已彻底改变，而在那座失去了主人的城堡里，仍有许多事情等待着他去处理。轻吟起咒语，曜影乘着风，缓缓地飘落于银辉城堡的广场，在那里重新见到了达兰若。被缚的巨龙早已挣脱了地牢的枷锁，重新变成了人类的形象，仍旧穿着一身黑色的燕尾服，就像是在迎接新的主人一般恭候在那里，仰望着归来的少年，深深行礼。

“我记得你曾经说过……”将幽暗的火焰握在手中，战胜了巫妖的少年缓缓走到昔日的管家面前，“你与我没有私仇？”

“是的，提维莱特，不仅如此，您现在更是我的恩人了，请原谅我先前的冒犯，并接受我最真诚的谢意。”第一次，达兰若谦卑地垂下了暗红色的双眼，言语中充满了敬畏，几乎不敢直视曜影，“您一定已经了解，孟菲斯想要将您献给费罗，并以此来交换巫妖转换术的咒语，如果他成功了，那么他将会获得永恒的生命，而这也意味着我与孟菲斯家族的契约将永远不会终结……”

“契约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一族在战争中失败了，为了活下去，我才不得不臣服于孟菲斯家族，而这个契约则是战败者被羞辱奴役的印记。不过，现在，孟菲斯死了，契约也已经完全解除，不但如此，您更击败了费罗，正是那个可怕的恶魔在战争中帮助了人类，给我们一族带来了巨大的不幸……所以，虽然直到现在我都感到难以置信，但您不仅为我带来了自由，也为我完成了最艰难的复仇，无论您的本意是什么，您都已经是我的恩人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达兰若顿了顿，再次向少年俯首致歉，“请您相信，现在的我不但没有伤害您的动机，更不可能有任何伤害您的能力……”

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谢谢您，但是，提维莱特，请听我说……”似乎对此有些惊讶，重获自由的巨龙抬起头，望着少年，“现在，孟菲斯已经死了，只留下这座没有主人的城堡和大片领地，这一切如果不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，很快会引起教会注意，并带来一连串的麻烦。对此，您有何打算呢？”

忽然间，像是被提醒了似的，曜影终于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并很快地意识到，自己即便击败了巫妖，驾驭着创造奇迹的魔法，但在面对这个太过

复杂庞大的世界时，却终究只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孩子。他甚至无法想象今后该以什么方式生存，也并不知道本应消失的自己还能够到哪里去。恰是在这个时候，曜影听到了达兰若提出的建议，仿佛看见了一点希望，让他能够重新回到圣石学院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以侯爵养子的身份生活下去。在黑发少年面前，达兰若的形体再一次变化起来，转眼之间，那套燕尾服便幻化成了乌云般的披风，过去的管家身材显得越发高大，就连一贯年轻的脸上也装点了一丝岁月留下的沧桑，最后，在这副曾属于孟菲斯的面孔上，达兰若流露出一个微笑，就如他死去的主人那般和蔼，令人战栗。于是，自那一刻起，巨龙便抛弃了达兰若的身份，换上了孟菲斯的容貌，成了银辉城堡的新领主。

“我想，世上再没有其他人能比我更完美地扮演孟菲斯侯爵了。毕竟，从很早很早以前，我就一直在侍奉着他们……”新生的侯爵依旧微笑着，那过分逼真的神情几乎又唤起了曜影的糟糕记忆。“那么，在您为自己找到新的去处之前，我就暂且留在这里，让孟菲斯家族的城堡和领地继续运转下去吧。”

“你不离开这里吗？”曜影有些犹豫，“你才刚刚获得了自由……”

“提维莱特，您应该已经猜到，我这么做也并非完全是为了您。事实上，关于那场战争，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调查，借助侯爵的身份，这一切都可以进行得更加方便有效。我想，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，您一定不会反对我的提议，而且也会小心地保守住这个秘密吧？”

就这样，少年与巨龙之间达成了协议，把绝大部分的善后工作都交给了达兰若去处理，而曜影则独自一人，重新向着城堡地牢的最深处走去。他一路走过狭窄的阶梯，倾侧的墙壁，于黑暗中摸索跋涉了许久，才在最深的地底找到了那只精致的牢笼，发现它依旧如过去那样悬吊在枯井的阴影之中，囚禁着那位白衣女子，那座七十六弦大竖琴，还有那些哀恸的歌谣和死去的记忆。黑发少年走上前，为星咏打开牢笼，却从女子的眼中看到了深深的疑惑与茫然。

“那个狂人成功了吗？你究竟是曜影，还是死者的幽灵？”

“我是曜影，他并没有成功，他死了……”黑发少年低声回答，“现在，您自由了。”

“自由？”

“是的，这座城堡再也无法禁锢您了。您可以回家，与亲人团聚……”

“家？”白衣女子垂下眼睑，仿佛过了好一阵才想起这个词的含义，“我早已没有家，也不再拥有亲人，除了我的记忆，我的里拉琴，我一无所。”

那一刻，地牢的四壁突然震颤起来，笼中的竖琴发出一阵痉挛，丝弦尽数绷断，琴身也轰然粉碎，紧接着，在它精致的底座上，一道深深的裂痕里，浮现出了消失已久的里拉琴。就像是回到了过去，星咏捧起了自己的里拉琴，

终于明白到，自己为何会对那座玫瑰木竖琴心怀依恋，更想要弹奏它的原因。

“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……”不知凭借着潜藏于何处的力量，星咏迈开脚步，穿过蔓延的黑暗，飘拂起陈旧的白衣，仿佛一只注定要扑向烈火的蛾子，双眼中燃烧着令曜影为之畏惧的色彩，一种怪异的执着和近乎仇恨的激情，“我之所以活到今天，全都是为了捍卫真相，铭记悲剧，现在，我就要回到那个地方，去完成这个被搁置了太久的使命。”

白衣的琴师走出囚笼，在曜影的陪伴下来到地面，城堡漆黑厚重的大门无声开启，被阻绝十年的阳光也在那个瞬间倾泻而下，于她的头顶发出轰鸣。就像是无法承受这种久违的温暖，她的身躯微微摇晃着，几乎跌倒，双眼生疼，过了许久才看清眼前的一切，似乎回想起了过去，他们曾在这里顶着烈日，长跪于门前，向高墙后的黑色领主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和决意。琴弦在指尖上跳跃起来，抹去了星咏的犹豫，也为她的身躯注入了往日的活力，沿着向下的山路，她朝离别多年的小镇走去，脚步间依然带着往昔的炽热，就像是一阵风，准备把被埋没的记忆重新掀起。于是，在今天，在这个夏季，星咏离开了银辉城堡，重新回到了那座被时光反复浸洗的小镇，站在空寂的广场上，怀抱着古老的里拉琴，依旧穿着十年前夏祭典上的白衣。遥远的静界里，熵被禁锢在巨杉之中，连接着未来与过去，无言地记忆着此刻发生的一切，面容因痛苦而微微扭曲，就与琴师身后的黑发少年一样，想要知道，在那段被谎言与权力不断涂改的历史面前，一个人究竟能够做些什么。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广场，将一切都变成灰烬般惨白，星咏伫立在方尖碑金色的铭文之下，开始歌唱，演奏起哀伤的乐曲。

“我的朋友，你可记得那个阴惨的夏天，那个令世界也为之落泪的早晨，太阳失去了照耀大地的勇气，统治者的杀戮毁灭了被统治者的幻想，就在此地，刀剑饱饮我们的鲜血，马蹄践踏我们的哭声，死亡就如降下的海啸，漫流于尸骸堆积的沼泽，将少年与老人一同溺毙……”

渐渐地，为这连绵的歌声所吸引，人们聚集过来，或牵着孩子，或背着双手，围拢在这个陌生的琴师周围，就像是在观剧一般，侧耳倾听。幼童们挥舞着手臂，就像是在欣赏另一场马戏，而他们的父母则面带温和的微笑，流露出悠闲懒散的神情，在近乎无限反复的日常生活中享受着这一支小小的插曲。从这些旁观者的脸上，曜影没有看到任何一丝哀伤，愤怒或仇恨，似乎人与人之间既拥挤又隔着无法逾越的障壁，令言语都失去了它们的作用，再也无法传递情感或信息。

“为了我们的家园和土地，有多少人曾向世界发出呼唤，乞求那一点点天赋的正义与公平。但牲畜的泪水无法唤醒屠夫的怜悯，遍野的饥谨只能换来越发膨胀的贪欲，领主的城堡盘踞在我们头顶，漆黑的石壁无法被撼动，只会

以冰冷的沉默面对我们的悲戚，屈膝者获得的只有绝望和羞辱，还有向血肉之躯袭来的利器……”

漫长的一曲过后，人们鼓起掌来，有几位镇民甚至在星咏的跟前留下了硬币。然而，在这个广场上，在这座方尖碑周围，唯独没有人去谈论星咏讲述的往事，没有人再提起十年前发生的惨剧，无论是杀人的利刃，嗜血的队伍，还是那个残暴的领主，都好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般，变成了仅属于琴师自己的记忆。看着人们脸上的微笑，听着他们对乐曲与歌声的赞美和品评，黑发少年无法从他们的神情里发现任何一点触动，认同，又或是忧虑，逃避，哪怕是一丝不敢直言的畏惧，一切都是轻浅的，愉悦的，不带一点滞重的东西。那一刻，曜影再也没有勇气去注视星咏的眼睛。他知道，在这十年里，时代或许已经变迁更迭，但是，有些东西实在太过沉重，足以令个人的生命静止于时光之外，永远停留在往昔。伤痛是无法被遗忘的，也是不会被遗忘的，它是一种生者对死者的责任与哀悼，即便被禁锢于幽暗的深渊，也依旧如烈火般燃烧，对抗并吞噬着长久的孤寂与悲戚。就在这时，听众们发出了呼声，希望星咏再唱一曲，讲述一个轻松的故事，因为他们更喜欢高兴。

“这并不是故事，而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！”星咏恳切地望着人群，极力发出已然沙哑的声音，“各位姐妹兄弟，十年前的那一天，你们可也曾在这里失去了亲人，你们可还记得那些再无音讯的孩子，夜夜恸哭的母亲？那是上千条人命啊……”

人们转脸互相张望，目光混蒙，眼窝中犹如灌进了浑浊的潭水，没有波纹，没有涟漪，没有任何苏醒的东西。太阳转到了云层的背面，在地面上投下猩红的云影，黑发少年望着人群，感觉自己又一次变成了那个恐惧而无助的孩子，回到了过去，站在城堡的马厩前，看着那辆碾压过无数尸骸的马车，却再也找不到一丝血污留下的痕迹……曜影知道，眼前的这些人就与自己一样，被欺骗了，他们遵循着统治者杜撰的历史，犹如中了可怕的魔咒，被权杖改写了记忆。

“为什么你们不愿相信，难道你们真的全都忘记了吗？”终于，一贯沉默的黑发少年忍不住了，他毅然走上前，站在人群和星咏中间，“这全都是事实啊，请回想一下吧，十年前，你们难道就没有一位亲人，邻居或是朋友，被卷入那次屠杀，成为受害者的吗？在你们的记忆里，那次夏祭典上难道真的没有人丧命，甚至也没有人流过一滴血？”

“那是瘟疫……”终于，从低声交谈的人群里，传出了一个中年人质朴的声音，“十年前，这里爆发了一次瘟疫，确实有很多人死了，其中就有我的弟弟。但那是真神对我们的考验，并不是什么屠杀，而是无可奈何的事情……”

“瘟疫？那是谎言，是屠杀者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谎言！”曜影大声疾呼。

“证据在哪里？”似乎很反感这样的话题，人们纷纷发出不耐烦的声音，“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场瘟疫，你凭什么说它是屠杀？”

“我是那一次屠杀的目击者，也是幸存者。”这时，星咏停止了演奏，十分坚定地说，“我就是证据！”

“我也是。”黑发少年走到琴师身边，“我看到了那天发生的一切！”

“噢，我想起来了……”忽然间，人群里冒出了一个尖利的声音，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注意，“我认得他，他就是那个女巫的孩子！十年前，正是那个疯狂的女巫，为了施展邪恶的巫术，竟杀死了自己，紧接着就爆发了那场可怕的瘟疫。这个家伙，一定对我们心怀怨恨，有什么阴险的目的，不但蛊惑了孟菲斯领主，现在又来欺骗我们！是的，我全知道了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女人也一定是个女巫，不会错的！这一次，你们又要用谎言召来新的瘟疫么，快滚吧！噢，愿真神保佑我们……”

众人哗然，镇民们全都向后退开几步，警觉地注视着广场中央的两人，目光中带着明显的厌恶与畏惧。转眼间，斥责与叫骂的声音便点燃了人群，他们拾起石子，向女子和少年掷去，驱赶着那两个异端，逼迫他们离开广场，一路向镇外退去。曜影含着泪水，饱受委屈，拉着星咏太过冰冷的手，无助地跑着，却并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些同为受害者的民众，也不知道该怎样反抗那将真相完全吞没的强权，他只感觉身体的痛苦正逐渐刺进内心，将过去的伤口变得更大，更深，几乎已不再可能痊愈。

最后，当那些充满敌意的声音逐渐远离，曜影也在苦楚与疲惫的折磨中停下脚步，发现自己和星咏竟已经走进了镇外的墓园，站在如灌木林般茂密的墓碑中间。此地的阳光被染成了鲜血的颜色，悄悄地穿过虚空中骚动的尘埃，在两人面前描绘出昏黑的阴影，朝四方延伸的墓碑就像是由死亡构筑的信标，无声地记录着被世界遗忘的岁月。那一刻，曜影和星咏在远处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老人，正是十年前教堂尖塔里敲钟的哑巴，发现他依然穿着往日的衣服，站在一簇堆叠得密密麻麻的墓碑前，久久地凝视着覆盖其上的浮土，似乎能让视线透过那些腐败的泥壤，看到早已被埋葬的碑文。这个时候，就像是星咏歌声的回音一般，老人的幻象一下子消散开来，化作一曲献予死者的安魂弥撒，犹如在墓碑间徘徊的幽灵，为自己的主人寻得了一方归去的土地。忽然间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落寞的琴师猛地冲上前，俯下身，拨开厚重的青苔和泥土，在简陋的碑文底部，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来自过去的名字，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年月，却全都死在同一天，那正是十年前，被历史抹去的夏祭典。黑发少年一惊，感觉心脏也微微收紧，意识到这就是最好的证据，足以驳斥那所有关于瘟

疫的谎言，然而，他还来不及发出呼喊，就看见白衣的琴师突然浑身僵直，跪倒在那一簇拥挤的墓碑前……

“原来，是这样……”星咏注视着泥土深处，反复检视着那片潦草而又密集的人名，抚摸着岩石冷去的纹理，声音变得越来越稀薄，双眼也变得空洞而干枯。最后，默默地，她用尽了全身的力量，才在碑文的尽头念出了自己的姓名。“我错了，我甚至不能算是那场屠杀的幸存者……原来，我就与他们一样，在十年前便已经死去，就连‘我仍活着’这件事，都只不过是一个他早已准备好的谎言……”

最后一次，里拉琴发出了悲苦的旋律，和着泥土里泣诉的声音，犹如一场突如其来告别，细述着难以挽回的遗憾，映照着过分沉重的记忆，拖拽着这个拒绝飞升的幽灵，结束了她漫长而又悲惨的命运。那一刻，冰冷的阳光笼罩着她，蒸腾起琴师变得虚无而空灵的身体，在幽暗深处徘徊了十年的思念，终于在重获自由的这天化作一缕燃烧殆尽的灰，随着微风飘散而去。而在星咏消失的地方，那一具残破的里拉琴被留了下来，陨落，沉陷入腐朽的泥壤之中，再也不会被任何人奏响，只等待着永远沉默的宿命。目睹了这一切，回想起广场上发生的事情，曜影的内心被绝望充盈，他离开了墓园，远离了小镇，逃离了所有人类言语所能抵达的地方，就像是归巢的野兽一般，回到了那个童年的小湖边，走进了那片往昔的树林里，一时间，黑色的魔法师似乎重新变成了无助的男孩，为无数破碎扭曲的历史所包围，想要哭喊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早已断绝窒息，被淹没在死者的痛苦与不甘里……

4.2 海妖传说

站在飞行船的舷窗旁边，透过浓密的云雾，曜影眺望着蜿蜒的浊水，还有一直向南方伸展的大地，蓦然发现，自己竟是如此想念那座沉浸于烟雨的城市。那里有青石板铺就的狭窄小巷，也有亮丽宽阔的河滨大道，还有熙攘繁忙的商店街，承载着千百朵灯火，无数人的喜怒哀乐，以及他们彼此缠结的命运。在光铸城里，曾经陌生的一切现在都已化成令人依恋的图景，带着一股家的味道，与少年在此地的生活一道，一遍又一遍地唤醒了他的记忆。曜影意识到，自己竟是那么幸运，不仅仅因为他还活着，更因为他拥有一个地方，等待着自己归去，一时间，心中涌起一阵孩子般无垢的声音，让他只愿拥抱那份仅属于自己的温馨，将身后的不幸全都忘记。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，自己想要回去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纵然承受着愧疚与负罪感的折磨，黑发少年却还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心从黑暗中扯离，让自己可以逃到世界的背面，静静地，沐浴在

和煦的阳光里。他挣扎着，想要说服自己，却已在脑海中浮现出恋人如火的红发，还有那双迷人的深紫色眼睛，对于目睹了那些沉重悲剧的少年而言，这种幻想本身就像是莫大的罪孽，甚至令他不敢自问，这世上的幸福是否应被允许。然而，就在曜影向自己逼问出答案之前，舷窗外的景色便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天使大钟楼高耸的形象已经从雾中浮现，在昏黄的晚霞间留下一片优雅的剪影，其下更有彼此连绵的屋顶，如海潮般缓缓升起。黑发少年知道，这艘飞行船已经离开了寂寥的天空，逐渐沉入温暖喧嚣的城市，承载着他，回到了光铸城里。紧接着，在空港宽广的草坪上，曜影第一眼便发现了那个前来迎接的红发少年，自那一刻起，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，拖着行李，在舷梯上留下一串急促又欢欣的响动，黑色的魔法师重新成为热恋中的少年，一下子就扑进了燎羽怀里。

但是，拥抱仅持续了短短片刻，曜影便觉察到燎羽动作的不安和犹豫，肩膀与手臂更被一股坚定的力量缓缓推开，仿佛拒绝了他的进一步亲近，他颇有些失落地抬起头，循着红发少年的目光望向一旁，直到那个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在燎羽的身后还站着两个熟悉的身影，他们正是一同来迎接自己的深闪和苍雷。

“哈，原来你们也来了啊。”曜影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，为自己没能立刻注意到这两位朋友表达歉意。

“噢，曜影老弟……”深闪迈步向前，舔了舔嘴唇，双眼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喜悦与兴奋，“听说你终于可以使用魔法了？哈哈，看来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，努力总能得到回报，这个世界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情。”

“当然！”这时，苍雷也挤了过来，伸出手，拍了拍黑发少年的肩膀，又用一种调侃的目光看了看深闪，“像你这样嚣张的家伙竟也能活到现在，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世界满是爱与和平。”

“嘿，先别说这个了。”从旁边打断了众人的谈话，燎羽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花哨的面具，将其中一个扣到自己头上，并把另一个递到了曜影面前，“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先出发吧。”

“表演？”接过面具，看着装饰其上的牛角与孔雀羽毛，黑发少年显得有些茫然。

“嗯嗯，老弟也许还不知道？漫游者马戏团又到光铸城来了！”十分罕有地，深闪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，似乎在期待着一场美好的重逢，“今晚更是首场演出。”

于是，这三人便簇拥着方才归来的黑发少年，坐上了马车，穿过拥挤的人流，向着城市的另一边驶去。并不愿意戴上那太过鲜艳的面具，在步入马戏团巨帐的瞬间，曜影便意识到，如果身边没有燎羽的陪伴，仅凭自己一人，他